

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我们在行动

包公祠遗址周边。

2025年7月,淮阳区人民街历史文化街区通过省级专家评估,在对街道和建筑进行持续微改造提升和“精雕细琢”后,即将迎来“省级历史文化街区”专项评估验收。

在人民街,包公祠遗址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之一。在这次街区改造提升工程中,包公祠片区深度融合包公廉政文化、城隍庙祭祀文化与豫剧民俗文化,打造集文化展览、豫剧演出于一体的特色文化休闲区,并通过设计滨水步道,串联古城墙遗址、龙湖风景区,形成文化体验与生态游览相融合的线路。

包公不仅是民间传说中的“青天”,更是清正廉洁、执法如山的象征。直至今日,淮阳民间还流传着包拯陈州放粮的故事。

现存的包公祠。

老街幽巷藏“青天”

——走进淮阳区人民街包公祠遗址

□记者 杜欣 文/图

史笔与传说:包公形象的二重奏

9月21日,人民街西头,一座小院里的桂花香弥漫四邻。记者从这里拐进一条幽深的小巷,走到尽头就能看到城隍庙和正在改造施工的包公祠遗址。只是,历史上记载的包公祠已不复存在,现有的一间不起眼的砖房,是后来民间所建,内塑包公坐像,当地人都称“老包庙”。

淮阳文史学者倪莉查阅大量资料后向记者介绍:北宋名臣包拯的身影,始终在青史典籍与民间传说之间流转。他既端坐于《宋史》“立朝刚毅,贵戚宦官为之敛手”的如椽史笔之下,亦激昂于豫剧《老包下陈州》的豫东调唱腔中;既是汴京朝堂上“平居无私书,故人亲党皆绝之”的孤直廷臣,亦是百姓心中“日断阳间,夜断阴间”的文曲星。

“官无大小,心存浩然,自可肩明月而履青霜;事有曲直,理秉至公,方能悬冰鉴以照幽微。”当年的包公祠静立于昔日的官家粮仓旧址。昔日陈州民众为感念恩德,特将储粮之地化作供奉“青天”之祠——粮仓变祠堂,储粮之地终成储德之所。

据倪莉介绍,包拯是否亲临过陈州,史海钩沉,已难寻确证。然《淮阳县志》明确收录其《请免陈州添折见钱疏》,字字恳切:“陈州地薄民贫,去冬大雪,冻折桑枣,今春亢旱,麦苗不长……若更添折见钱,民必不堪。”

这封写于庆历二年(1042年)的奏疏,直达天听,终为陈州百姓免除“折变”重负。

然而,当我们翻开乾隆版《陈州府志·名宦》,却看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记载:“包拯,字希仁,庐州合肥人。举进士,除大理评事,历官监察御史,知谏院。立朝刚毅,时陈饥,朝命贵戚曹某往监粟,其人凭宠怙势,挽糶糠,括克,民苦不胜。事闻,赐金牌,命拯往廉之……”

这段记载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包拯持金牌查办陈州粮案的故事,甚至详细到“潜入陈城,杂郡民中求余”的细节。然而,纂修者在文末却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按语:“查《宋史》本传,并无监粟陈州之事……金牌等语,荒诞不经,此俚俗野人之

谈,而学士大夫乃笔之志,志乘不可不辨。”

这段自相矛盾的记载,恰恰揭示了包公形象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轨迹。

真实的包拯,在《宋史》中是一位“性峭直,恶吏苛刻”的能臣,其弹劾奏章字字千钧,却未见铡国舅的戏剧化记载。而被指“荒诞不经”的金牌故事,却正是民间对清官理想的生动投射。

值得注意的是,《陈州府志》特意为传说中的“曹国舅”正名:“外戚曹氏皆小心端密,累世安荣”,曹佾更是“端拱寡过,善自保,真纯臣也”。这种严谨的考辨,与对包公传说的收录形成鲜明对比——方志编纂者既尊重民间记忆,又坚守史家立场。

民心造神:从历史人物到文化符号

从千年前的陈州,到现在的淮阳,豫东百姓提到包拯,不称“包大人”或“包丞相”,而是“老包”。这声“老包”,没有敬畏过度的疏离,倒像是唤一位千年前曾为他们豁出命去争活路的“自家人”。

据史料记载,陈州百姓感恩包拯,在城内西北角(现人民街街区)宋代官仓“永积仓”自发立祀,这便是淮阳包公祠的生祠雏形——此时尚无正式殿宇,却是民心自发垒起的第一块砖。

明成化年间,知州戴昕感于包公陈州德政,首建正式祠庙,将民间口传的恩情落地为建筑实体。

清嘉庆十二年(1807年)知府包敏、知县张世濂主持重修;光绪末年亦有培护,祠宇渐成规模。

民国初年,再度扩容,复筑正殿、配房,形成“三门两进”格局,正殿悬“明镜高悬”匾,塑包公金身及王朝马汉像,曾兼作平民工厂、豫东中学及淮阳一小校舍,兼具教化与实用。

1949年祠庙改为淮阳专员公署驻地,1966年被彻底拆除,碑刻楹联散佚,只剩永积仓旧址的断瓦残垣。

上世纪90年代,当地民众自筹资金在原址盖起一间简易小庙,悬包公画像,续上断了二十多年的香火。

著名史学家许倬云曾指出:“世间不平的事,处处都有,常常发生。有许多小民百姓,蒙受冤屈

时总希望有人做主。于是,就出现了一系列‘包公断狱’的传说。”

诚如所言。自元代杂剧始,《陈州米》《打銮驾》等剧目不断将包公形象推向民间。至清代《三侠五义》,更构建出完整的侠义司法世界——断九头案、铡庞昱、五鼠闹东京等情节,为包拯及其团队披上浓厚武侠色彩。

从豫剧的高亢到京剧的醇厚,从秦腔的苍劲到二人转的鲜活,包公故事在中华文化的广阔舞台上,以不同的声腔、同样的敬意,被一遍遍演绎、传唱。

“青天”不朽:跨越千年的精神共鸣

一出经典,激活了一个人物;一个人物,定义了一种精神。从元杂剧的舞台到今日的银幕荧屏,包公的故事历经千年锤炼而未褪色,恰恰证明:真正不朽的,从不是冰冷的史实考据,而是那跨越时空,始终在民间涌动的、对清廉与正义的深切呼唤。

《下陈州》的戏文虽属虚构,却唱成了百姓心中的“真实”。

台上铡的是国舅,台下呼的是“青天”。在淮阳,至今流传着金龙桥畔铡国舅染红“结巴草”、洪福寺庇护李宸妃的传说。这些附丽于风土的轶闻,虽不见于正史,却比史书更深地烙进集体记忆:草茎染赭,非因血沃,实乃民心着色;古寺藏妃,未必史实,却是公道存情。

包公祠前,那副镌刻在岁月里的楹联,至今仍在替百姓发声:“理冤狱,关节不通,自是阎罗气象;赈灾黎,慈悲无量,依然菩萨心肠。”

祠堂易建,家风难传;清官易做,清名难继。历史的笔墨或许未能详录包拯的每一个足印,但那为民请命的赤忱,却如暗夜中的明珠,历经岁月磨洗而愈发光华璀璨。

“青天”之名,不在史册,在民心;不朽之基,不在官爵,在公道。千年已逝,祠堂前的石阶被无数虔诚的脚步磨得温润如玉,而百姓那份对清廉与正义的期盼,依然如初升的朝阳,每天都是新的,照耀着这片生生不息的陈州大地。